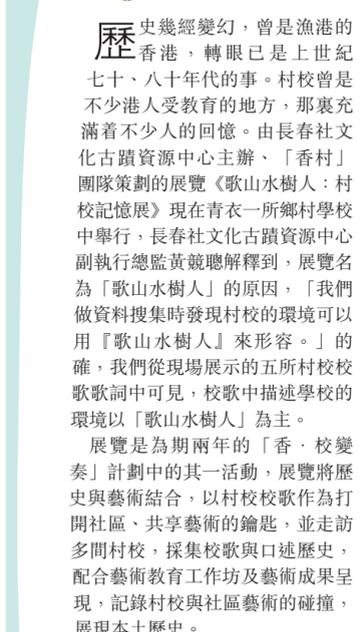


看《記憶地圖》尋舊社區印象 遊走村校回潮本土歷史



「香村」藝術家史嘉茵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黃競聰



▲插畫家 Stella So

▲《記憶地圖》描繪着往日趣事。

歷史幾變幻，曾是漁港的香港，轉眼已是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事。村校曾是不少港人受教育的地方，那裏充滿着不少人的回憶。由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主辦、「香村」團隊策劃的展覽《歌山水樹人：村校記憶展》現在青衣一所鄉村學校中舉行，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黃競聰解釋到，展覽名為「歌山水樹人」的原因，「我們做資料搜集時發現村校的環境可以用『歌山水樹人』來形容。」的確，我們從現場展示的五所村校校歌歌詞中可見，校歌中描述學校的環境以「歌山水樹人」為主。

展覽是為期兩年的「香·校變奏」計劃中的其一活動，展覽將歷史與藝術結合，以村校校歌作為打開社區、共享藝術的鑰匙，並走訪多間村校，採集校歌與口述歷史，配合藝術教育工作坊及藝術成果呈現，記錄村校與社區藝術的碰撞，展現本土歷史。

五所村校的歷史

是次展覽展示了五所村校的歷史：青衣公立學校、青衣漁民子弟學校、葵涌公立學校、大輿涌公立學校和橫洲公立學校。展覽分為三部分：主展館、副展館和戶外展場。

甫進入主展館，不同年代的村校文物和史料重現眼前，介紹着香港村校的重要發展歷程。五所村校舊生的心聲都寫在印有「歌、山、水、樹、人」的展板上，展板上展出了該村校的文物、畢業生的合照，同樣的校門背景，黑白至彩色的照片，訴說着歷史。當然不少得村校的學生手冊和成績表，當年村校的教科書、獎牌、職位襟針，充滿舊時代味道，令人懷念。

主展館的一隅，五塊七彩繽紛的「記憶碎片」懸掛在牆上，這是插畫家Stella So

聆聽五所村校舊生的口述故事後與舊生們一起合作製作的《記憶地圖》作品，五幅《記憶地圖》在數月前製作，帶領參觀者了解和反思新界村校的發展脈絡。地圖上不同的插畫描繪着舊生們往日在學校附近生活的趣事，有的記載着學生在學校附近的樹上摘荔枝、龍眼；有的和同學打架；有的同學用鬼口水嚇同學，各種有趣的小事情在地圖上呈現。

每幅學校的地圖旁設有耳機，有舊生作聲音演繹分享着地圖上每處的回憶，參觀者可一邊聆聽着往日的故事，一邊欣賞《記憶地圖》，定必使你會心微笑。

聲音導航尋回憶

往主展館旁的樓梯走，我們到達了副展館，這裏播放着「校歌迴廊」影片，片中的校歌由各村校的舊生獻唱，他們為拍攝影片，特意到訪昔日學校門前，以電子琴伴奏，再唱一次歷久常新的校歌。

副展館裏，展示了《落葉如歌》的薄瓷作品，這是陶藝家謝淑婷於2019年創作的作品，她是葵涌公立學校的舊生，為了完成這個作品，她重回母校搜集落葉，再結合同窗與校園舊照，利用她擅長的藝術創作製成陶瓷薄片，重現青春歡樂的校園時光。

在副展館旁是戶外展場，那裏的三個玻璃圓瓶，散發着微微的歌聲，這是三所小學的學生參加藝術教育工作坊的創作成果，這部分名為「我的社區·我的校歌」，小學生在藝術導師的引導下，分享校園點滴並編寫為小詩，譜上音樂後轉化為另一種意義的校園之歌。在每個圓瓶裏設有一個小喇叭播放着這三首校園之歌，也在圓瓶裏印上了歌詞。

此外，戶外展場中也設有6個由青衣漁民子弟學校舊生的口述歷史故事回憶點，參觀者可以根據展覽地圖上的指引遊覽學校，找出每個回憶點播放聲檔，聆聽舊生回憶。

空置村校仍有價值

現在，我們不難發現村校遺址，在寸



▲大輿涌公立學校紀念錦旗和昔日畢業生合照。



▲「我的社區·我的校歌」圓瓶裏的校園之歌。

金尺土的香港，如何保育甚至利用村校遺址尤其重要。「香村」藝術家兼是次展覽策展人史嘉茵認為空置的村校仍有價值，期望透過在空置村校中舉辦展覽使人能親身了解到村校的空間規劃和歷史，她說：「空間不是一種『死物』，一個空間經過了時間的洗禮，裏面會存在歷史的痕跡、故事，特別是村校，現存的村校，至少也有30、40年的歷史，見證了很多人的成長，我認為我們也可利用空置村校作藝術創作空間，藝術也是個很好的媒介去打開這些空間，也可令我們反思還可為這些空間和歷史做點什麼。」

「浩瀚汪洋深又廣……來來漁民的兒女們，大家高聲頌唱」。在青衣一所空置的鄉村學校中，傳來了一陣旋律音韻，這些都是以往村校的校歌，歌詞恍如帶領着人穿梭過去，回到那個仍是漁業發展黃金期的香港。最近，有機構以村校校歌為靈感，與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並舉辦村校記憶展覽，冀透過珍貴的村校文物向參觀者細訴村校歷史，找回屬於自己社區的記憶，反思空置村校的運用。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展覽展示了五所村校的歷史及文物。主辦方供图



▼1956年初版的兒童讀物。

村校蓬勃與衰落

村校盛載着無數成長記憶，村校興衰亦反映香港城鄉發展的關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新界鄉村學校已達300多間；60年代村校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那時可說是村校數量的全盛時期。

但自七十年代起，不少鄉村人口移居市區，村校學生人數開始下滑，八十年代中期，村校更逐漸出現收生不足的情況。

2002年，小學縮班日趨嚴重，殺校潮湧現，因此地點偏遠、師資配套不足的村校首當其衝。

時至今日，全港仍維持運作的村校不足20間。



●「校歌迴廊」影片



▲陶藝家謝淑婷薄瓷作品《落葉如歌》

「香·校變奏」計劃
——《歌山水樹人：村校記憶展》
地點：青衣漁民子弟學校舊址
日期：即日起至11月27日（逢星期日休息）
入場人士需先在網上預約

他鄉港聲

新的雙十一和新的挑戰？

——取消的旅行、疫情和加強針

最近內地疫情峰迴路轉，一連十餘個省有意，北京也不能倖免；又逢網購的「雙十一」，眾多包裹紛至沓來，竟有病毒藏匿其中，又加快了疫情傳播的速度，一時「屋漏偏逢連夜雨」，彷彿一切都變得「防不勝防」起來。可生活還要繼續，防也總是要防：前些日子號稱要「與病毒共存」的幾個國家（如韓國、新加坡），在政策的施行上都不甚美妙，便是一條明證。為了繼續「嚴防死守」，學生為之前接種過兩針疫苗的老師和學校安排了疫苗的加強針，也進行了更封閉的管理——之前答應港澳台學生去古北水鎮的實踐，自然也去不得了。

關於未成行的實踐，我和我的香港朋友們雖有遺憾，但總歸是有「減少外出」的共識的；可關於這個三針加強針，我和他們卻繼續辯論了好幾天。有在香港打了BioNTech，覺得科興滅活疫苗效果不夠好的；有本來就不喜歡打疫苗，覺得打了兩針後實無必要再打的；還有搬出了Lancet《柳葉刀》前些日子發文的數據找我辯論的……不一而足。我不是專業的科研人員，但也不是沒關注過所謂mRNA疫苗和滅活疫苗的區

別：現在內地這邊打的都是滅活疫苗，勝在成本低和安全性較高；歐美所用的大多數疫苗效果略勝，然而副作用帶來的情况又不容忽視。我想，在防疫這種事上，各國當然要因地制宜，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於我自己這種在內地挨過兩針的，就有必要再挨一針「套個護甲」。又有什麼可辯的呢？

於是按照安排，我也和學校的其他員工一起，來到體育館的接種地點打針。同上次比，這次的秩序更加井然，效率也快了很多，對於我們這種拿回鄉證的香港人也頗為友好。在打疫苗的間隙，我驚奇地發現許多穿上防護服的志願者都是學校裏的普通學生，有的好像還是我上課或帶港澳台本科生揚帆班時認識的學生：他們自願來到現場，協助秩序引導、信息錄入等各項工作，不為別的，只是想為這樣的防疫工作多做一些事情。趁原地停留觀察半小時的時候，我還和他們聊了兩句，不由得為他們犧牲時間主動服務的志願精神感到欽佩。

我坐在邱德拔體育館的座位上，抬望眼，2008北京奧運的標誌仍在，喇叭裏播放的音樂倒換成了北大特色的校園歌曲《最美



●北京大學邱德拔體育館接種疫苗現場。

的相約》和《青春大概》。這座場館原是08年北京奧運的乒乓球館，當時號稱「國校賽國球」，一時風頭無兩；而今，雖然往日的榮光逐漸在這座建築中退去，這所學校的學生們卻依然傳承着「繫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接種疫苗現場的他們和冬奧賽場上的他們一道，構成了這所學校始終令人驕傲的底色。「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無論面對多複雜的情勢，只要有他們，我對這裏的未來就充滿期待。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王柏榮

創意空間



●花農在花房採收西紅花。



●西紅花種植基地的工作人員準備把鮮花花瓣烘乾，用於加工原香液等副產品。

西紅花之鄉浙江建德迎豐收

從11月初開始，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鎮聖江村迎來西紅花豐收的時節，花房裏一派熱鬧景象，工人們忙着進行抽花絲、烘乾等加工工作。

據了解，今年西紅花產量高、品相好、花絲粗壯，頭期花絲每公斤售價

約三萬元。三都鎮西紅花種植面積2,100畝，種植戶數470餘戶，花絲平均年產量2,900公斤，年產值約4,380萬元，是當地農戶致富增收的主要來源。

●文、圖：新華社



●聖江村的村民在西紅花種植基地內抽取花絲。